

養
吾
齋
集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膳錄監生臣俞光豫

膳錄監生臣劉堦

欽定四庫全書

養吾齋集卷二十九

元 劉將孫 撰

墓碑

唐珪神道碑銘

昔者夫子謂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才難之歎久矣謂其不能以相通也奮武略者短文治誇吏能者減風裁裕治辦者闕摩撫古今人物往往取節焉若乃拔兵稱於兵掌吏材於吏治課飭於課贊

畫郎省闈選表使一道牧分數路雖不獲光大其施於其所馭踐可不謂之通乎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士大夫晚節係縻夜行不休山林之士降志於垂老者尚多有之況於歷艱難致顯融年及而遠引不以謝事為名高則其過人也遠矣若蕩陰唐公德玉之行事終始可謂通才而有稱全名而能退者矣公諱珪世鶴壁人先有隱德翰林閣公子靜嘗碑之家故兵籍少獨喜書學史中統初甫弱冠代父詣軍曾賦築昉嚴服勤

而安之暨圍襄任刀筆冒矢石不擇便自逸及臨安附
以調度供億積勞首選為臨安府宣撫司知事至元十
四年授將仕佐郎泉州安撫司知事十五年擢將仕郎
松江府判官十六年宣授承直郎佩金符提舉浙江渡
以例革改古田建安等處茶提舉仍金符未幾除福建
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十八年轉奉訓大夫同知泉州路
總管府事時四征不庭方行海外使傳徵調絡繹繁興
極力供億一不諉同寮規藉口它郡或競彼我誤裝遺

憲府稽實明揚特授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司簽事望
雲思親不待滿秩移告去歸杭優游湖山間日擇佳處
奉養為樂父善人也壽考康寧備子孫之福及其卒也
無疾家會飲樂至醉就枕儵然而逝人感歎公無憾奉
匱北還禮葬先壠房子山服闋久之元貞初授嘉興路
海鹽州知州州苦潮害擬建石岸不能就省命延天師
以禱正官當詣海投符咸懼之笑請行曰為民也何懼
遂登舟至洋天朗氣清畢事而還吏民服其誠大德六

年授奉直大夫福州路總管府治中考滿至大元年陞
奉議大夫同知汀州路總管府事既拜命以七十不復
之任是年六月十三日以疾終于杭之寓舍明年九月
六日返葬先塋之左公忠實淳厚知無不盡功名皆以
勤力自致知己無毫髮徼幸友愛諸弟每官滿傾歸橐
會賓舊奉親歡餘祿悉付弟不私蓄所居堂鄉先生扁
之曰萼韓唐氏佳話也輕財重義貸不能償者取券對
焚之有保定夏禹鄉者交素淺聞官三山請曰吾老無

子有弟客死三山二孤姪在焉公歸幸載之來杭及挈以歸則夏死於北矣撫之有加卒津給歸其母母亦已嫁次女許適張而死貯其聘資語張弟俾受而返之參差十許年竟妻以弟女不再納聘視薄俗以昏取贏者可一洒之也其遺事詎止此此其小者人猶不能及也官遊嶺海三十年毒癘未嘗侵繫善信所致家法整肅良賤千指無異言寬儉得中誠心信於人惜其篤讓不伐居官臨民之事不得而盡紀也雖然觀於所自致者

亦可以知之矣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初娶新安陳氏未及貴而亡再娶楊氏有婦道母儀子男五居仁居安通政院譯史居敬嘉興路嘉興縣學教諭居約居禮杭州路鹽官縣學教諭二女孫男五孫女二公之弟永州府推瑗博好文以公宰上之碑不遠紹介奉安陽梁梗之誌求文於閩惟是往來三山聞公之久又感於府推之所以相求者著而碑之無愧辭銘曰

雲雷經綸坏啟塾興智攀才附以莫不升文通武塞一

舉一廢孰能兼之君子不器顯允唐公奮自兵間吏牘
以閑幕議載參佩金護江江始定濟易符貳州州感寧
惠摘山課最宰旅升華征海選勞駕使者車何天不飛
睠思親只終養稱懷榮哀生死海州石岸忠信安流閩
邦展驥上考奏郵崇階陞次於是八命拜榮謝退年及
致政得正歸全幾於知天福祿榮名俯仰浩然萼韓嗣
芳書香燾後善人之報愈遠愈有鶴壁崇崇房子維山
宰碑昭著千載靡刊

梅花阡碑

梅友王公卜葬於梅花南阡其孫銓寓書從吾友劉青
谷來致其父若諸父之請曰於乎遠矣四方之為子以
不能得須溪先生誌而悲者于是十年矣而先人交往
之久也吾兄弟繼見之私也大懼來者無聞知倘一言
揭之宰上之阡而來者曰宿昔先生之所與也載其賞
激論議于此猶先生之賁諸幽也雖誌表若已具敢重
介以請曰青谷語予行且弔梅友予淒然出涕而唁以

書寧再世之舊是為亦慨然斯文斯世至是公而餘幾也微再三之請猶欲願托筆墨以寫予哀況孝子順孫之所為勤嗟夫古今功業名譽隨時變滅惟師友文獻因依映發相興起而長所謂風流之繫人心者固如此也即梅友之善於身行於家不遇于時易世之恨其孰不然廼所為不泯有在此不在彼者不可以不之著也昔吾先君慎許可甚其知梅友也以槐城王國正櫟蓋梅友學焉然迹往來不數聶心遠淳晏山心宗鎬蕭陶

齋森龍每坐中舉人物隱約詩書不改其操凜然有自
任意歷歷稱梅友先君子必曰然然常跋其上世王臨
宋初登科帖云臨之孫某甲子貢吾州人金花帖高五
寸許持此者騎一人腰鈴而走者二人士貧或不任所
費而亦可謂盛事矣又十年科廢解帖亦希所為著此
者俛仰今昔之感而猶以嘗貢世美為幸也其叙存菴
詩云情性感發思兼孝友雖不求工而自然佳凡喜言
之者類如此諸子時來長君最為密叔仲分教事二季

諸孫職庠序偕諸孫先後至每見問梅友安否喜堦庭
彬彬可人意也嗟乎予獨誦言吾家庭所聞睹豈謂足
以盡梅友哉抑舉所知而非溢美所以信也槐城嘗稱
梅友于翕合時不苟相附以是心腹托焉嘗捕盜有功
言之蕭平林力不黨以一命掉至歲晚獨依依首謂武
功非志不願嘗以程文師事陳侍御伯大當路未嘗以
書通每守宰訂交壹以詩文無他往劉容齋元剛于文
字清介不苟作記玉陽精舍讀書之所相期真厚平生

詩文有蕭大山叙之張狀元槐應尤推敬梅友知己纓
綿寧之數公止予所為約畧疏之此者所及也昌黎誌
墓往往於交往生論議厚于植立其叙王處士奇男子
獨載同時數名士問疾而亡與焉猶以為重涑水傳范
景仁附之以呂獻可不計其已誌歐公重為薛宗道碣
隧以為古所謂賢人君子所以銘見于後世者言簡而
著世衰言出自疑于不信始繁于文而備于行事乃取
其著于絳者以信于天下嗚呼梅友吾廬陵人也予舉

廬陵之言碑于茲阡匪獨尊廬陵以廬陵傳夫子亦何敢當此責哉惟是先君子之所與亦先君子之言之也維其徵而足信也雖然亦可感矣夫系之辭曰

昔太史公于楚漢之際志士仁人之不能概見者每于同時知識他傳依微托之如樂巨公魯兩生騶田生俠先鄧先者類不必及而及至孔氏門弟子吁子申培公學者或彷彿姓氏上然後之君子想像慨慕究徧終始如得其若而人若梅友平生之交遊志念大畧可睹已